



今天,我想讲述的是我们脚下这片黄土地的故事,是我们父辈的史诗,也是镌刻在每一个静宁人基因里的精神密码。

这个故事的载体,平凡到几乎每天可见、可感、可尝——那就是我们静宁的苹果。此刻,我想邀请大家暂时跳出这份“习以为常”,重新品味这枚果实中深沉而磅礴的“人文之味”。

第一重味道,源自泥土,是“苦难淬炼出的坚韧之甜”。

我们都见过父辈在果园里的身影。晨光熹微中,他们已经开始劳作;烈日灼灼下,他们依然在精心疏花、套袋。他们

苹果之乡

平凉市静宁县第一中学高二(8)班 张平平 指导老师 李佩佩

的掌纹如犁沟般深刻进岁月,他们的脊背被高原的烈日锻成了大地上的铜像。

我想,我们的父辈,就是静宁版“筚路蓝缕,以启山林”的先民。四十年前,面对“苦瘠甲于天下”的生存困境,他们选择了最艰难的一条路——向这片贫瘠的土地要未来、要希望。土薄缺水,他们就改良土壤、背土挖窖,像呵护婴儿般培育果树。正是这份执着的坚持,让黄土荒原变成了闻名全国的“苹果之乡”。苹果的甜,是汗水落入泥土的回响,是一代人用青春换来的胜利。它告诉我们:没有绝望的处境,只有不肯坚持的人。

第二重味道,飘着墨香,是“知识浇灌出的希望之甜”。

在我们静宁,有一个无比动人的景象:秋天的果园里,是红彤彤的丰收;果园旁的窗台下,是孩童琅琅的书声。这两幅画面,从来紧密相连,构成命运的共同体。我们都知道,那满树的苹果意味着什么——意味着新学期的学费,意味

着父母舒展的眉头,更意味着我们走向远方的底气。苹果树,是我们的“经济支柱”,它支撑起的,是一个又一个家庭的梦想和希望。我们的父母,用最朴实的行动支持着这个梦想——他们把一颗颗苹果换成钱,再把这些沉甸甸的希望,投资在我们的未来上。因此,苹果的甜,也是有形的果实化为无形阶梯的甜。它甜了我们求知的现在,更甜了我们每一个静宁学子无限可能的未来。

这小小的苹果,何其沉重,又何其珍贵!它是父辈的“功勋章”,也是我们心中的“种子”。无论将来走向哪里,我们的根都在这片黄土之中。“静宁甜”将是我们思乡的慰藉、自豪的底色——“我来自静宁,中国苹果之乡,一片孕育坚韧与希望的沃土!”

热爱家乡,从来不是一句空话。它始于理解这枚苹果背后的艰辛,成于我们从这片土地汲取的力量,去反哺故乡,让它变得更甜、更美、更富强!

幸福是种甜

天水市第三中学
高三(6)班 杨恬
指导老师 杨岁虎

老式躺椅上躺着一位老人,老人手里握着上世纪流行的烟嘴,烟槽里点着老人自己种的烟叶,烟迎着风吹向院子。

院子里种着一株葡萄,藤蔓下有个小孩一直盯着那几颗零零散散的绿葡萄。“别盯啦,再过些天才能吃。”老人满眼宠溺。“爷爷,你说它都这么大了,怎么还不能吃啊?我都等了这么多天了。”

小时候,我说过一句话:这世界上最好吃的就是葡萄,我以后要种一大片葡萄,天天吃。爷爷笑了笑说:“再怎么好吃也不能天天吃啊,虫子会咬你的小肚子的。”有个亲戚,他家是种葡萄的,葡萄品种特别好。爷爷蹬着三轮车到亲戚家挖了一株葡萄苗,回家的途中爷爷顺路把放学的我也接到他的小院。我指着那株幼苗问:“爷爷,这是什么呀?”“等它长出叶子结出果实你就知道啦。”爷爷总是陪我一起幼稚,他是我小时候最好最亲的玩伴。

盼望着,盼望着,幼苗发芽长叶了,我一眼就认出那是葡萄叶!我高兴地围着爷爷转圈圈。葡萄藤越爬越高,爷爷的腰却越来越低,他的脸上早已爬满岁月的影子。由于学业的原因,去小院的次数也越来越少,但每年爷爷都会摘好多串葡萄给我送过来。不知怎么地,总觉得没了小时候的味道,慢慢地,我都快忘了自己小时候是多么喜欢吃葡萄。

暑假好长,快开学那几天我去了爷爷的小院。一进小院,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几串既大又红的葡萄,爷爷和记忆里的一样还是坐在那把躺椅上,手里握着被烟熏得黢黑的烟嘴。“爷爷,少抽烟。”爷爷冲着我笑,那笑容和小时候的一样,是那样的和蔼可亲。爷爷指着葡萄说:“你看,还给你留着几串呢,我专挑最大最圆的给你留着,就等你回来吃。”他好像早知道我会来。爷爷拿出剪刀想剪下来,但葡萄藤好似在逗爷爷,故意让他够不着。我接过爷爷手里的剪刀说:“您坐那吧,我来。”我踮起脚尖,小心翼翼地剪下来,生怕弄坏爷爷专心为我留下的“爱”。多年过去,一切好像都变了,但又好像什么都没变。那天,我和爷爷聊了好多小时候的趣事,好像又回到了那个午后,也吃了很多葡萄,比以往吃得都要甜。

老家那棵核桃树

天水市第三中学高三(5)班 张紫涵 指导老师 杨岁虎

我家地里,有一棵很大很大的核桃树,站在山上,一眼就能看到一大片平地里那棵核桃树。

小时候,爷爷奶奶去地里干活,总喜欢带上我一起“锻炼身体”。他们俩听着秦腔埋头干活,核桃树就成了我唯一的玩伴。我喜欢拉着树枝摇,就像荡秋千一样,树枝好像要把小小的我抛上天。我总想着把我抛高点,高到可以看到天边,那样我就可以看到爸爸工作的地方了。

秋风乍起,核桃绿绿的、圆滚滚的,砸在头上就会听到“咚”的一声,脑袋里“嗡嗡”响。大人们打核桃的时候,我们小孩总是跑得远远的,打完一轮后才会一窝蜂涌上去捡核桃,我妈就会说我们“像饿了三天的小猪一样”。核桃需要把表面的那层绿皮去掉,硬壳才会出现,这样才会有人买。我们放学回家写完作业吃完饭,就要帮忙去皮了。我妈总喜欢

边看电视边干活,这个时候,我们的眼睛就会盯着手机屏幕,只有我奶奶手里干个不停,时不时提醒我们一下。

卖核桃,我感觉很痛苦,当然收钱和回家的时候除外。奶奶倒挺乐观,有种一切尽在掌握中的感觉。她总是很沉稳,而且总在我绝望的时候就会有顾客来,这让我一度怀疑她有某种神秘的力量。而这种力量,确实应该藏起来,怪不得奶奶总闭口不谈。

后来,我去市里上高中了。学校是住宿制的,第一次离家那么长时间,与一堆陌生人在一起,我有点不习惯。我告诉自己,已经长大了,应该去习惯这些不习惯,但现实告诉我,我还是个小孩。炎热的太阳,酸痛的脊背,夜晚吵闹的说话声,在不熟悉的环境里,我就像是热锅上的水珠,哪儿也放不下。吃饭只找初中同学一起,一天到晚说不出几个字,心



情仿佛比身体更煎熬。我又开始胡思乱想,想家,想人,想学校突然放假,想放假回家去姑姑家玩,去找核桃树玩……终于军训结束了,回到家的我,像打开了阀门的洪水,几天的苦闷、委屈全都和眼泪一起涌了出来。

我去了地里,看到爷爷拿着斧子在砍核桃树。什么时候能把这么大的树砍倒?或许砍不倒爷爷就放弃呢?毕竟这棵树是他年轻时种的,陪他这么长时间了。这个想法被奶奶掐灭了,她说树太大,旁边的梨树都长不大了。得把遮蔽梨树的伞砍了,梨树才能长大。

哦,我也要学会长大了。

墨韵

环县第五中学九年级(11)班 徐雯睿
指导老师 许小霞

蝉鸣把夏日抻得漫长,父亲总在案前临帖。宣纸上墨痕漫开,如春日溪流漫过青石板,洇出深浅错落的幽蓝。

“来试试?”他推过一方砚台,墨锭在水里打着旋,漾开云絮似的晕。我攥着笔,手腕抖得像风中芦苇,写出的笔画歪歪扭扭。父亲却笑了:“笔要像牵牛,得顺着它的性子走。”

他教我悬腕,指尖悬在半空时,阳光从窗棂漏下,在砚台上映出细碎光斑。墨香混着院里的栀子气息,父亲带茧的指腹抚过我僵硬的手腕,声音温厚:“中锋行笔,就像人走路,脚跟得稳。”

我写“永”字,点画总像砸落的石子。父亲不言语,只蘸饱墨在废纸上写。捺画收笔时,他手腕轻转,墨色由浓转淡,如远山隐入雾霭:“你看,笔也有呼吸。”

后来暴雨倾盆的午后,我们在廊下铺纸。雨水敲打着青瓦,我忽然写顺了竖钩,笔锋挑出时带起一丝飞白,像檐角垂下的雨线。父亲放下笔,砚台里的墨在雨声里轻轻晃动,他眼里漾着笑意:“墨会记得你的力气。”

如今砚台仍在窗台上,墨锭的棱角已被磨得温润。想起那个夏天,蝉鸣、墨香和父亲的声音,都凝在宣纸上,成了一阕最清润的韵。

我的理想

兰州树人中学七年级(3)班 石书赫

儿脸上的灰尘。旁边,另一位年轻的队员正屏息凝神,用一把细毛小刷,一点一点地扫去一枚刚露头的小小陶片上的浮土。他们的专注,仿佛整个世界都凝结在那方寸之地。就在毛刷轻轻拂过的一刹那,泥土的灰褐色下,一小片温润的古陶色悄然显露,在斜阳的映照下,竟闪烁着一种历经千年时光洗礼的、难以言喻的光泽!我的心猛地一跳,仿佛被什么无形的力量攫住了——原来,这看似卑微的尘土之下,竟沉睡着如此惊人的美丽与秘密!那小小的手铲与毛刷,并非在制造脏乱,而是在进行一场与时光的对话,是拂去历史的尘埃,让沉睡千年的故事重新沐浴在现代的阳光之下。

我情不自禁地靠近探方边缘,目光紧紧追随着那柄在泥土中谨慎游走的手铲和上下轻拂的毛刷。它们看似简陋粗糙,却仿佛拥有着点石成金的魔力。那一刻,我豁然开朗:原来理想并非总是高悬于象牙塔顶的星辰,也未必是聚光灯下万众瞩目的焦点;它更可以像这默默无闻的手铲与毛刷——甘愿俯身尘埃,承受日晒雨淋的磨砺,以最细致的耐心和最温柔的坚

持,去触碰那被时光深埋的脉络,去唤醒大地深处失落的回响。它们每一次微小的刮削,每一次轻柔的拂拭,都是在小心翼翼地解开一个古老的谜题。

自那次参观后,我的“珍宝库”里,悄然多了一把迷你手铲模型和一柄细密的毛刷。它们静卧在那里,不再是普通的科学学具,而成为我理想无声的锚点。每当指尖拂过它们冰凉的金属或柔软的毛尖,心中便涌动起一股沉静而坚定的力量。我仿佛看见,在未来的某片广袤大地上,我也将手持这样的工具,如同一个虔诚的时光拾荒者。我的理想,就是成为那个在尘土飞扬中执着寻觅的人——用这小小的手铲与毛刷,拂去岁月的厚厚积尘,让深埋地底的青铜重新闪烁幽光,让破碎的陶片讲述完整的史诗,让沉默的骸骨吟唱古老的歌谣。在无数个俯身叩问大地的瞬间,在拂去千年尘灰的指尖之下,我终将触摸到人类文明最初的脉搏,也照亮自己那颗渴望探寻未知、连接古今的赤诚之心。

这,便是我愿为之倾尽一生的理想——在历史的尘埃中,挖掘不朽的星光。



每逢路过建筑工地,或是看到公园里新翻的泥土,我总是下意识地屏住呼吸,加快脚步。那飞扬的尘土、沾满污泥的坑洼,总让我联想到电视里那些考古队员灰头土脸的模样——他们在烈日或寒风下,弓着腰,小心翼翼地用小铲子、小刷子拨弄着泥土,仿佛在伺候什么娇贵的宝贝。每到此时,我便不解地摇头:整天与泥土灰尘打交道,脏兮兮又枯燥乏味,这工作有什么好向往的?

然而,一次偶然的探访,却像一道强光,骤然照亮了我心底的懵懂。那个暑假,我跟随爸爸妈妈参观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。夕阳熔金,给忙碌的现场镀上了一层温柔的暖色。我看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教授,正俯身在一个探方里。他戴着手套,指尖捏着一把小巧的、毫不起眼的手铲,动作轻柔得仿佛在拂去婴